



隴東大會戰

雷石家原殲匪戰的回憶

整陸軍二八師政工處編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印



# 雷石家原殲匪戰的回憶

蘇文

今（三十七）年的暮春，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季節，我們在隴東的平靜原野上，爲了彭匪的向南竄犯而怒吼，在我們將要獲得勝利的前夕，我們英駿的無言戰友，在分鬣長鳴，我們雪亮的戰刀與槍刺，發出了燦爛的光芒，我們爲將要來臨的空前勝利而慶欣。但是，這兒的天氣，實在有點不乾脆，我們穿厚了衣服要嫌熱，而穿單了衣服它又要嫌冷，還有平原上的風，捲起了西北特有的黃土，使得人們的眼睛不能爽快的睜開。正是生氣勃勃、踏春尋樂的大好時光，我們的每個戰士，憶起了在樂家灣的湟水濱露營時的快樂生活，怎不使他們愛戀而悵惘呢？我們已經是兩年沒有過着如此快樂的生活了，現在我們只有在戰爭中獲得勝利，而從勝利中尋求快樂了。

現在面臨着我們的是緊張的空氣，這緊張的空氣，是由彭匪率領的四個縱隊（一、二、四、六）十二個旅（獨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旅，三五八、三五九旅，警一、三旅，騎六師新四旅，教導旅），共計五萬多人的兵力，向南竄犯的凶燄所造成的。我們默思着：在我們乾淨的土地上，將要留下惡魔的腳印。世界上的事還有比這更憾恨的嗎？

奸匪的竄犯凶殘，可說是與時俱增，一連串의惡耗說是：乾縣、永壽、邠縣、長武相繼被攻陷了，西北大動脈的西蘭公路被切斷了，而我們的防區大門——涇川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威脅，奸匪的不自量力，惹起了我們每個河湟健兒的憤怒，奸匪凶殘所製造出來的惡耗，更助長了我們的怒恨與敵愾心，河湟的健兒們，都感覺師司令部對部隊行動的決定似嫌遲緩，因之每個幹部都抑制不住弟兄們的憤怒，這情景，就好像一個騎士控制不住怒馬的奔騰一樣。

在剿匪戰中之隴東兵團司令部——西峯鎮師長室的院子中，已下令禁止一切閒雜人的進來與出去了，師長的電話，整日整夜的在說着話，電報宛似雪片一樣的飛來，電報局的報差和我們譯電組的報差，從師司令部到電報局的地面上，踏下了一條特別的路，因為他們的脚，整日夜的沒有停歇着，肅穆的參謀處辦公室內，參謀人員們不時的在地圖上探索着奸匪的次一行動，當然有時他們是判斷對了，而有時不免有「先入爲主」的錯誤，這緊張的空氣，使得每個人都在注視着奸匪的凶殘，將要延燒到那裏去？

雖然奸匪是在瘋狂着，可是它對我們——整八十二師的行動及企圖，永遠是判斷錯誤的。合水與九峴原的殲滅戰，及子午嶺的勇猛追剿，都是很明顯的例子，這次它又犯了以前的錯誤，以爲我們沒有出擊的可能性。

但是我們的行動是神祕的，是迅雷不及掩耳的，不但奸匪料想不到，就是連我們自己也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直到我們知道部隊的行動時，我們已經與奸匪接觸或將奸匪

完全殲滅了，奸匪對它們自己誇耀，說是它們的行軍力很強，一日夜的行程可以趕二百華里，然而它對我們是慚愧的，因為我們在一日夜中，很輕鬆而愉快的可以走二百三十華里，這次我們的百旅二團，與獨立步兵團，就從合水、正甯，經慶陽、甯縣趕到蕭金與長慶橋，恰巧是一日夜的工夫，而且弟兄們的行囊，均在三十公斤以上。

時機漸漸的成熟了，我們的準備也早就妥當（十日份的糧秣，三個基數的彈藥及官兵各帶棉大衣一件，團長以上的官長可以帶軍毯一條，士兵均穿著夾衣，官長按自己的體力，棉或單衣不限，這些規定，師長並沒有例外），所以四月二十日我們開始行動了，雖然在行動中，因着情況的變化，而使得我們的部署跟着變化（初次決定行動的目標是柵邑），但開始行動的日子，並未更改，因為我們在適應着情況、改造着情況，在我們師長卓越英明的決策與戰略方針下，我們的每一行動，都是極有利而正確的，我們的能夠百戰百勝，其原因不外乎此。

現在，我們行動的目標是長武、邠縣與永壽，我們起先行動的部隊是涇川的騎八旅，以後漸次行動的是甯縣的騎五團，合水的百旅二團，慶陽的百旅旅直屬及三團，阜城的獨騎一團，西峯鎮的百旅一團，正甯的獨立步兵團，與西峯鎮的師直屬部隊及司師令部。雖然我們的防區很遼闊，然而因着我們的行動神速，所以我們集結兵力，轉運兵力，還是相當的靈敏快速，雖然我們的整團部隊都行動了，而我們仍以極少數的兵力，配合着地方武力留守在防區裏，并且部署得相當嚴密緊湊，所以我們的後方是如泰山般的

安穩，奸匪在合水與九岷原戰役後的檢討會上說：「八十二師雖然出擊我們（奸匪指自己），而其後方部署得相當穩固，是沒有破綻可逞的。」奸匪此話，確是說的老實話。

我雖是師司令部裏的一個細胞，而我的行動是跟師司令部脫了節的，我很榮幸在師司令部未行動前，我跟隨着師參謀長馬威宣將軍先出發了，我們是被決定為第三隊進攻長武的，馬參謀長率領的第三隊的戰鬥序列，是獨騎一團，獨立步兵團，與師山炮營的主力，這第三隊集結的地點是長慶橋，時間是四月二十五日，可是這第三隊的壽命並不久，剛在長慶橋集結中，早餐時情況就變了，長武已被我軍收復，奸匪向東南方向的周家橋、靈台等處潰敗逃竄，因之我們的部署也就跟着情況而變更，這支未能與敵接觸的第三隊就此流產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，我們在長武的部隊，有師司令部、師搜索排、輜重連、通信營、山炮營的主力，獨騎一團、獨立步兵團，及守了長武縣城的百旅一團的一個營。

我們從長慶橋出發，是在上午八點鐘，經過窯店後，我們沿着公路行走，在那裏我們看到春意仍在人間，它未曾為戰爭而褪色，少數的農民仍在田地裏工作着。但是循着公路的電報電話線與電桿，則已被扯斷或被鋸斷了，奸匪用電桿與電線，在公路的要點上做成了簡單的鐵絲網，這種鐵絲網，對步兵是徒勞無益的，而對騎兵尤其是正在衝突中的騎兵，它是有很大效用的，因為騎兵正在衝突時，猛然間被事先沒有偵察出的障礙物所阻擋時，馬因奮力奔騰，很不容易回過頭來，不是被障礙物上的鐵絲勒住，便是在

障礙物前攪成一團，這樣就會給敵人以很好的射擊目標與射擊機會。

長武西十華里處，在公路南邊的麥田與村莊中，奸匪構築有野戰工事，這個工事，一直延伸到冉家橋附近，陣地的強度，可以說在野戰工事中是最大的，然而在我們的迂迴和包圍中，它是失却了效用，在這工事的西頭，奸匪爲防拒我們騎兵的衝突，如我前述般的配合設置着鐵絲網，在那些鐵絲網附近，我們三匹英駿的無言戰友，光榮的犧牲了而躺在綠草叢中，這，證明了我前面所說，吃了匪軍的冷虧。

長武附近的麥田，被匪我雙方踐踏平了，綠的麥苗，乾枯的平鋪在地上，好像是說：「我們再沒有復活的希望了」。縣城周圍的民房外牆上，奸匪鑿通了許許多多的槍眼，這些槍眼，完全開鑿在最蔭蔽最難發現的地方，而它的射券既寬闊而又扼要，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。在四關裏，街道的要緊處，奸匪用磚石堆砌着巷戰用的掩體，並用扯斷了的電線，繞成障礙物，這些掩體和障礙物，是否發生了什麼效用？我不能肯定，因爲在它的表面及附近處，我沒有發現任何戰鬪的遺跡——如彈痕等，不過長武的西城門是被轟垮了，我們守城的弟兄，尙荷槍站在垮下來被土擁塞住的城門的上面，英姿煥發，精神飽滿，注視着敵方。他舉足漫步的神氣與動作，是輕鬆而活潑，值得可愛，可惜我沒有帶攝影機能爲他留些紀念。西城門左旁的牆上，有許多處被炮轟了的痕跡，這些都是在我們飲馬去的時候所看到的，城裏面的情形如何，因爲我沒有工夫能去一遊，所以不得而知。

下午五時許，獨立步兵團已從長慶橋趕到長武，只有這團的隊伍在將進長武時，是整隊唱歌的。炎陽晒紅了每個弟兄的臉，汗珠掛在每個弟兄的鬚間與下巴上，他們的步伐整齊，而他們的屁股是掉在後面的，他們走路的样子，好像在舞蹈着，這是因為負荷太重與初次行軍而里程太遠的緣故，可是他們的歌聲是宏壯響亮的。

在下午七時，我們得悉冉家橋又被我軍收復，奸匪已向亭口逃竄。本日晚我們在冉家橋附近宿營的部隊是：騎八旅，獨騎一團，獨騎五團，及百旅一團，百旅三團。在長武宿營的部隊是：師司令部，師搜索排，輜重連，通信營，山炮營的主力，獨立步兵團，與百旅二團。

二十六日的早晨五點鐘，我們又從長武出發了，公路的兩旁，除麥田被踏平了以外，尚有很多裝炮彈用的空木匣，與被火燒毀了的奸匪文件灰燼，隨風飄揚，此外再無任何戰爭的遺跡。

長武縣城到冉家橋，是二十華里的距離，在晨光曦微中，我們已到了冉家橋。冉家橋的要峴上，有被我軍破壞了的奸匪的鉄絲網，要峴東端的崖頭與麥田裏，奸匪構築有各種兵器的射擊位置，這些射擊位置的主要作用，是在以火力封鎖此要峴，所以在每個輕重機槍的射擊位置裏，都有很多很多的彈殼，在這些射擊位置的附近及冉家橋的居民地內，有許多被我們迫炮轟擊的彈坑，在一塊麥田裏的彈坑近旁，有三個奸匪的屍體與許多處血跡，這說明了我們砲手的技術都是精練而準確的。根據這些觀察，我們證明冉

家橋的攻防戰，是相當的激烈，據說當我們的騎八旅由正面攻擊時，奸匪險頑，藉着地形的對敵有利，所以我們的攻擊相當費事，後經我騎五團由左翼飛行迂迴，壓迫了奸匪的右側背，才使奸匪不支而潰退的。

當我們到達冉家橋時，騎八旅馬子儀旅長，正在等候着師長，相見之下，旅長當即報告戰鬥經過及詳細匪情，而師長亦就指示了爾後的行動與部署，這簡短的談話結束後，我們又繼續向前走了四五里路，在一塊綠草地上，師長又召集了副師長、師參謀長、騎八旅旅長、獨騎一、五團團長。再從地圖上詳細的研究了地形與匪情，並給每個指揮官詳細講述了部署與行動後，我們又在開始製造勝利了。

在這個早晨的會議中，決定分兩個縱隊，包剿邠縣及從長武從冉家橋亭口等處潰敗南竄的奸匪。我們縱隊的編成是這樣的：

左縱隊（步兵縱隊）：由副師長馬宜山將軍率領。戰鬥序列是：百旅一團，百旅三團。戰鬥區域是：由冉家橋出發，經亭口，向南沿任家莊、馬家斜、上下灣、吳村、三里台到邠州南原。

右縱隊（騎兵縱隊）：由師參謀長馬威宜將軍率領。戰鬥序列是：獨騎一團，騎十五團（原定獨騎五團，因獨騎五團宿營較遠，不能即刻參加右縱隊行進，故改由已在準備出發中的騎八旅十五團）。戰鬥區域是：由冉家橋出發，經亭口，折向南循鄒家坪、劉家河、粽子坡、南王雷村、蔡和咀，至太裕或太裕坡頭。



師長自率師司令部，搜索排，輜重連，山炮營，獨立騎兵團，百旅直屬及二團，爲主力（中央）縱隊。騎八旅旅長率該旅直屬，及十六團，與獨騎五團，沿右縱隊之行進路，與右縱隊保持應援距離而跟進，以爲右縱隊萬一不支時，可以適時增援。

在我們未出發前，師長對馬參謀長慎重的說：「你們這一路，一定是不平凡的，不是你們『打熟』八路，便是八路要『打熟』你們，不過只要你們在危險的情況中，能夠持續三小時，我就有援兵給你們。」參謀長的回答是：「請師長放心，我們決不辱使命，我們担心的並不在遇到危險，而是恐怕沒有戰鬥可尋。」

早晨會議在輕鬆的空氣中，以短短的三十分鐘時間結束後，我們被流產了的進攻長武的第三隊從此又宣告產生了，不過這次是以一個騎兵團，換了原來的一個步兵團，而沒有砲兵而已。

這次邵長戰役中的軍隊區分，許多人都認爲太奇怪、太新穎，因爲將步騎兵完全分開，而各執行同樣的任務，猛看之下，與戰術原則似有違背，而實際上，這是真正的合作，確實的協同，不過方式上有所不同罷了。

以後我們才知道：邵長戰役中的軍隊區分，是由馬參謀長具申意見而經師長認可的，所以騎兵縱隊的這個任務，就令馬參謀長去執行。

我們這支騎兵縱隊的陣容，真算得是浩浩蕩蕩，在大隊人馬的行進中，因走着用石子鋪成的西蘭公路，所以蹄聲得得，吵雜得使人們討厭萬分，在微風徐來時，又是漫天

塵土，眼睛的苦處自不待言。

正當我們開始行動之際，一架友機，劃破了萬里長空，盤旋低飛，做出各種使人愉快的動作，我們的弟兄們仰首歡呼，希望它能在戰鬥中再次出現，讓我們一睹它的戰鬥英姿。

經過亭口時，我們所見到的，是同長武一樣。街道上死寂寂的不見一個人影，許多房屋，已再不能住人了，除非是從新修葺過。兩輛大卡車，停在寂靜的街道中，車上貨物一空，有的輪胎也被取除了。每個人都在想：戰爭帶來的只有硝煙、恐怖、死寂與毀滅，但是誰又在製造戰爭？誰又在歌頌戰爭？

過了亭口，我們的騎兵縱隊，便利用小道，分三路攀登上原，在原本的遠處，我們還聽到兩三響槍聲，等到我們後面的人到了原上時，再也看不見什麼動靜，這大概是奸匪見了我們的搜兵而射擊的槍聲。

原上的麥田阡陌上，我們的騎兵，仍分三路向前馳進，我們很清楚的可以分辨看出，那是獨騎一團的部隊，那是騎十五團的弟兄。因為獨騎一團的馬，完全是黑色與棗騮，而騎十五團的馬則完全是白色和鐵青色，同時獨騎一團的弟兄，完全穿著顏色較白的卡磯軍服，而騎十五團的弟兄，完全穿著顏色土黃的卡磯軍服。

當我們指揮所走盡了原時，猛然間機槍聲大作，同時繼續了約十分鐘，我們可以用肉眼看清楚，已在對面原頭上的我們的先頭部隊，當即下馬，彎腰向一個較高區處前進

，他們的馬，被另一小部份人控制着，向那較高區處的後面飛馳掩蔽。正在坡裏攀登的部隊，仍舊是不驚慌、不着急慢慢的，循路上攀，只要攀到原頭上，他們是絕不遲疑疾馳前進的。

我們在地圖上，及向土民查詢的結果，知道隔斷了這兩個原的溝，叫做劉家溝，對面正在有槍聲的原頭，叫做粽子坡。

粽子坡上的槍聲，是在十一時零五分響的，起初是在坡頭的近處，漸漸的便越響越遠了，也越響越稀了，然而槍響的地區，可更多起來了。我們的健兒們，除從正面攻擊外，更在右翼遠處的坡頭上，也有了他們的蹤影，這是一個包圍的態勢。敵人的左側背，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威脅，所以槍聲響的地區越多，而槍聲也就越響越遠，越響越稀了。等到後面跟進的騎十五團到來時，馬參謀長就令他們利用左側的小道，以兩路向敵人的右側背施行迂迴。

讓我再更清楚的說一遍：粽子坡頭上的是：奸匪的一個警戒陣地，此陣地中，以我們的聽力，可以偵察出奸匪約有兩挺重機槍，與三四挺輕機槍。我們從正面施行攻擊，及從右翼施行包圍的是獨騎一團（本日獨騎一團的行軍序列在先，騎十五團是在後的），從左翼施行迂迴的是騎十五團，雖然我們的部署是如此，可是我們參加戰鬥的人員，只不過是一個排的兵力。我們以十分鐘的時間，驅逐了對我們警戒的奸匪，這實在有點太迅速了。奸匪突然間向我們的搜兵猛烈射擊，是充分的表現了奸匪對我們騎兵的敬畏

。馬參謀長當時說：「它們一定是過早射擊，它們要再事延誤的話，將被我們的騎士活捉。」馬參謀長並沒有說錯，我們知道，奸匪若不是過早射擊，我們一定要有傷亡的，但是在粽子坡上，我們以十分鐘的時間，以一排的兵力，順利的攻佔了奸匪警戒陣地，我們除了少數彈藥的消耗外，並沒有任何傷亡。

粽子坡上的槍聲漸趨沉寂，就可證明奸匪的警戒陣地已被我們完全佔領。我們在炎陽中，循小路而下，炎陽的酷熱，蒸出了我們身上的汗。飛揚的灰塵，沾在每個人的頸項與臉上，實在有點刺痛難受。我們走到溝底時，劉家河的居民們，均以很親切熱烈的態度，搬來許多担水，放在路上，讓我們的弟兄們解渴。馬參謀長說：「箚食壺漿，也不過如此吧！」

劉家河是一條清流，這條清流，讓我們渴極了的人馬，放開肚皮，飲足了冷水，有些人還在已經空了的水壺中塞進了糖，再裝滿了水，這個情景實是一幕很動人的鏡頭。我們在粽子坡上，只見到了奸匪所挖掘的散兵坑，與在坑內的彈殼，這大概是奸匪逃跑的太快、太早，以致我們沒有能擊斃或生俘一人。

我們以前在要圖上所看到的包圍態勢，今天在實地實事中，完全體驗到了。粽子坡的右側雖是山溝，而每個溝樑上都有我們的騎士，不過因着地形的價值不同，所以他們在每個樑上，是有少有多。粽子坡的左側是一塊起伏的波狀地形，我們左翼的騎十五團，忽隱忽顯的疾馳而進。正面上我們只見煙塵飛揚，不容易看到人的影子，這樣一幅

包圍的態勢圖，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。

十一時五十分許，前面的槍聲又響起來了，不過這次沒有前次那樣的緊張。我們知道，前面是閻家堡，該死的奸匪，又在憑藉地形，抵抗我們的前進。槍聲響了約七八分鐘，便又歸於沉寂。這是很明顯的，雖然奸匪佔有地形之利，但我們是施行了迂迴和包圍，因此它們不能持久抵抗，所以又是很快的逃跑了。當我們走到閻家堡時，在一條小路左旁的麥田裏，看到了一個槍傷待死的奸匪，血染紅了它的白襯衣，我們從遠處看，還誤認它是穿了紅毛衣呢。

經過閻家堡後，我們循着一條小路前進，約摸走了三里遠，小路便延伸在一個深崖的右沿上，同時小路的左旁，是一個碉堡，再往碉堡的左邊，便是不能攀越的一些大土堤，在這樣的一個隘路中，亂拋着兩輛木車和幾塊門扇，這些都是奸匪用來阻絕道路的。這樣脆弱的障礙，能止擋住我們爲人民解倒懸之危的正義的衝突嗎？我覺得奸匪太笨拙太可笑了。

十二時半張家坡附近又響起了第三次槍聲，這次同前兩次不同，在劇烈的槍聲中還夾雜着震天的砲聲，走在後面的我們在默想：「這次一定是遇到了較爲困難的攻擊。」

確實，在戰鬥結束後，我們遍觀了好匪的陣地後，很清楚的看到了奸匪的一切部署，這次我們所攻擊的是奸匪的決戰防禦陣地，這個陣地是從昨（二十五）日晚上開始構築的，到今（二十六）天的十二時，已經是整十八小時了。這個決戰防禦陣地，構築在

一大塊反斜面上，奸匪挖掘出灣灣曲曲的交通壕，接連着交通壕，在適宜的地點上，配置着各種火器的射擊位置，在交通壕與射擊位置的前面約三十公尺處，配置着一道鹿砦障礙物，由這些交通壕的錯綜複雜，與各種尚未掩蓋完成的射擊位置的星羅棋佈，我們看出它的火網，是編成得太濃密了。在陣地的後面，有一個五公尺中徑的澇池，澇池前有一棵大樹，據說在這棵樹上，僞新四旅的副旅長，拿着一挺衝鋒槍，蹲在樹枝的濃密處，一方面對我們進攻的弟兄射擊，一方面監督着它們自己的戰鬥，假如它們中有人要畏縮或後退時，他便以槍威嚇或射擊。

這個陣地的強固，並不單靠在工作上的構築上，它強固的原因：第一、陣地佔領在反斜面上，第二是陣地的左右翼都沿着一條絕崖，右翼的一條凹道上，奸匪很巧妙的設置了鹿砦，這些鹿砦都設置在蔭蔽處，假若不到它的跟前，是不容易發現的。因之當我們的騎十五團想利用此凹道攻擊時，在此鹿砦前，就傷亡了三匹戰友與三位弟兄，從這個損失以後，誰也不再上當了。由於上述第一和第二的原因，從正面和附近的兩翼，我們是很不容易打進此陣地的。此陣地強固的第三個原因，在陣地的後方約一百公尺處，是一個要峴，奸匪的用意：若要此陣地確被我們壓迫而守不住時，他們要退據此要峴，以抵抗我們，使我們難越雷池一步。

我們攻此陣地的部署：正面是獨騎一團的一個下馬徒步連（此連的兩排被留為預備隊，前面攻擊戰鬥的只不過兩排而已）。右翼施行較遠距離迂迴（因為限於地形非遠不

爲功)的，是獨騎一團的另外三個連。從右翼施行迂迴的是騎十五團(但因限於地形，很可惜未能充分發揚威力)。總預備隊被控置在距第一線後的百五十公尺處。

第一綫上的攻擊雖然如此猛烈，砲彈片與跳彈雖然飛舞着，而這些總預備隊的人和馬，一堆堆的聚集在一起，疲乏了的弟兄們在睡覺，神經質的人在說笑着，一些調皮的人們，又在探頭探腦的向第一線張望着，他們還不時的扮着鬼臉，和那些第一次上戰場的及胆小的人開玩笑，我的一個鄉親，他在大吃大喝着，說是吃飽了衝鋒才有勁。

我們指揮所的位置，在距第一線後二百公尺處的一塊麥田裏，馬參謀長再想向前偵察一切時，總被馬子俊高參再三諫阻住。在一個較高的一格稜一後，我們的電台架起了，並且呼叫着師長的電台，馬參謀長在一格稜一的根裏，一方面收讀前方的報告，一方面又很不放心的派人往前面探看確實的情形。在這緊張的槍砲聲中，馬參謀長還各別的召集了兩位團長，在匆促的談話中，給他們以命令，便又很急的打發他們走了。他們談了些什麼？命令中包含些什麼？我們是一概不知道的，因爲在此種場合裏，機密第一，我們是沒有資格參加的。

當團長們回到第一線後，槍砲聲響得更激烈更緊張了，呼呼的子彈掠過我們的頭頂與兩旁，有時它還好像開玩笑般的落在腳跟前，胆小的我們，在子彈飛過後，才下意識的縮着頸項，其實這是幼稚可笑的動作。

我們的電台將對方呼應了以後，馬參謀長就以電報報告當面的情況給師長，同時請

求着師長的指示。在張家坡激烈戰鬥的五十分中，這架電台始終和對方維持着連絡，譯電員和報務員是最忙的了。

我們所希望的飛機在不意中出現了，此時正當激烈戰鬥開始後的十五分鐘，飛機的形狀和我們在今天早晨看到的一樣，它起先在我的上空盤旋了兩個圈子，認清了我們的鋪設的木板，它便忽上忽下的俯衝着，在俯衝的當兒，掃射着陣地裏的奸匪，正在退却的奸匪輻重，與發現了的蔭藏的奸匪，飛機的槍聲是另外的，是比地面上格外響的，而且我們同飛機協同作戰是第一次，所以我們是興奮極了，我們在第一線上攻擊奸匪的弟兄們，把握住了破飛機制壓任奸匪的時間，勇猛的向前衝進，他們衝進的姿態，我們看得很清楚，他們彎着腰，有的已上了槍刺，有的握着戰刀，有的除拿了槍外，還握着手榴彈，在嫩綠的麥苗中向前疾馳，因為他們在一個稜線上由左向右移動，而我們從低凹處，因着投影天空的關係，所以看得如此的真切，並且我們相距着只有一百公尺。

在我們的一剎眼間，距我們前面五十公尺處的一匹戰馬，被敵方的迫砲彈炸倒了，還有一個牽馬的弟兄，也同時倒下了，於是有四位弟兄便俯身趕去救護，我們只見那位被傷的弟兄是被抬回來了，而那匹戰馬始終沒有動彈一下。

槍砲聲更趨緊張了，砲彈爆炸在我們前面不遠的地方，破片散飛在我們的近傍，呼呼的跳彈，掠過我們的頭頂，但我們已不爲此所驚心了，我們只以全付的心力，貫注到敵我雙方機槍聲與迫砲聲的消長，及飛機掃射時的令人愉快與興奮的動作。



敵陣地將被我們摧破時，那架銀灰色的友機飛返基地去了，我們很遺憾它沒有看看我們英男包剿追殺的情形，可是當我們正在追殺起勁的時候，有三架不同式樣的友機，又怒吼在我們的上空了，於是我們就明白了那架銀灰色的友機，一定是油完彈盡而飛返基地，這後來的三架友機，一定是被它咬來助戰的，我們明白了這些後，對那架神勇的銀灰色友機，十分的感謝，虔誠的祝福，不過這後來的三架友機並臨在我們的上空時，我們已將奸匪包剿追殺得無隙可逃了，同時友機再也沒有參加戰鬥的空間，所以只飛了四五個圈子後，便又飛返基地去了。

有一位從前線偵察下來的副官對我說：「當飛機掃射時，奸匪們都縮首在戰壕裏，此時我們的弟兄，便適時前進，飛機不時掠地飛行的原因，大概是爲了我們能夠與空軍配合作戰而興奮的表現吧？」他又說：「現在敵陣地的全部將要瓦解了，只在前面澇池旁的大樹根旁，有一挺重機槍與兩門六〇迫砲，射擊得很準確，抵抗得很猛烈。」

奸匪的抵抗雖然是很猛烈，而我們的攻擊是怒吼不已的，這樣劇烈的戰鬥了約五十分鐘後，奸匪的陣地被摧破了，那員督戰的偽新四旅副旅長，被我們擊斃在澇池旁，在他的身上，我們還搜到了他同愛人合攝的照片。

摧毀了奸匪的陣地，就是我們打開了勝利的大門，我們的勝利的果實，是從勇猛的追求中摘來的。

在夕陽中我們徒步追剿的弟兄們，揮舞着戰刀，刀光閃閃，血肉橫飛，後面跟隨着

的我們，狂歡得樂不可支。

陣地後面的要隘，已被奸匪挖得將剩了一公尺寬，我們的一匹戰友，被擁擠下去摔死在溝裏，當我們過要隘時向下看，萬丈深淵，毛骨悚然。

真正痛快追殺的地點，就在要隘的南端，所以一過要隘，就見屍體遍野，驚心動魄，試問這是被誰欺騙着殘害了的呢？我更默默的想：「已死的八路們呀，你們的父老生養了你們，是不是爲了八路充當砲灰的啊？」

整個一下午的攻擊、追擊與搜剿，我們製造出了西北剿匪史上空前未有的輝煌戰果，當我們站在石家原的一個小土台上時，一批批的俘虜，一夥夥的騾馬，馱載着輜重與武器，不斷的由各溝各路上送來了。押送的弟兄們，握着戰刀，含着微笑，好像是說：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。」

在晚霞片片中，在炊煙縷縷中，我們結束了好匪的偽第六縱隊的一切和生命。

在這神勇的包圍追殺當中，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特別敘述的，那便是馬得勝團長的乘馬，正當他乘坐奔馳時，被炸斃在六義溝附近的山道上。誰都知道，馬團長在我們團體中，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勇將，在每次戰役中，他總是率領着弟兄們單身匹馬的馳驅在最先頭的，這是他太勇敢、太性急的緣故。在張家坡的敵陣地被摧破後，馬團長便又單身匹馬手無寸鐵的馳向前面去了，因爲他的馬快，所以沒有任何人可以趕得上他。他在六義溝附近的山道上遇到了三名八路，在他剛喊着「老鄉！繳槍！」時，其中一人，便以

小型手槍向他射擊，拍、拍、拍的三響，幸未打中他，但是其中的又一人，將手榴彈拉了導火索後，拋向他馬的肚子下，轟的一聲，馬被炸得臥倒了，然而在馬團長的扶助下，馬又站了起來，奔馳着向更前面去了，狂奔馳了五里路後，這忠勇的戰友便長眠在山道上，馬團長所遇到的危險，也很幸運的平安過去了。英勇的戰友，可愛的戰友，我們虔誠的向你祝福！

我們輝煌的戰果是這樣造成的：

我們的三千鐵騎，殲滅了偽第六縱隊（所屬的是新四旅和教導旅）。

我們生俘奸匪千五百，擊斃一千二百餘，擊潰逃散者約二千餘，鹵獲八二迫砲一八門，六〇迫砲二五門，重機槍三九挺，輕機槍八三挺，步槍五〇〇餘枝，手槍三三枝，衝鋒槍四四枝，馬騾四百餘匹頭，輜重三五〇餘駄，文件百餘箱。

偽第六縱隊司令員羅元發自殺身死，偽教導旅旅長陳海涵被生俘。

我方的傷亡共五三員名，馬八匹。

現在勝利是我們的，而勝利是我們烈士的鮮血，戰友的鮮血，每個未死的河漢健兒的汗水換來的，我們應當為勝利而歡欣，而我們更應當為烈士與已犧牲了的戰友哀悼。

英勇偉大的烈士們，英駿可愛的戰友啊！你們以鮮血換來了西北的安甯，你們更以鮮血換來了無數人們的生命和財產，你們是太光榮了，你們是大偉大了！我們對你們只有欽羨，只有慚愧。但是你們的光榮犧牲，是我們以任何代價不能補償的損失。

E 299.9